

传报舆情 纪实说部

——论明朝邸报对时事小说《辽海丹忠录》的影响

唐亚蕾, 顾克勇

(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时事小说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这其中明朝邸报的发展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从新闻传播的视角观察, 明朝的时事小说可谓是邸报在普通民众中的延伸, 起到了传播时政信息和引导民众舆论的社会作用, 这既是时事小说创作者的主观目的, 也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 邸报; 时事小说; 舆论; 辽海丹忠录

中图分类号: I242 **文献标志码:** A

0 引言

明代中叶起, 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矛盾的加剧, 许多具有忧患意识的文人墨客将创作的目光投入到新近发生的社会大事件中, 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重大事件, 表达民众心声的时事剧和时事小说, 《辽海丹忠录》就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一部小说。《辽海丹忠录》全名《新镌出像通俗演义辽海丹忠录》^[1], 八卷四十回, 成书于崇祯三年(即1630年), 作者为陆人龙, 内容以歌颂“报国忠臣”毛文龙为主, 按编年顺序描写了万历十七年(1589)至崇祯三年(1630)之间的辽东战事, 借此讴歌精忠报国的忠臣、义士。虽然就艺术成就或思想内蕴而言, 时事小说并不能代表我国古典小说的高水平, 但其对现实的高度关注, 对舆论的及时反映都是其他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的。

时事小说的诞生与明朝所处的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息息相关, 而这其中发挥外在关键作用的当属明朝邸报的发展。邸报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内部官报, 现存最早的邸报可以追溯到唐朝。

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收藏有我国敦煌出土的编号为S1156的唐归义军进奏院状, 这不仅是中国, 也是世界范围内存世的最古老的一张古代报纸。自唐宋以来, 邸报对封建王朝内部实现上情下达, 维持封建专制统治, 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 明朝时期邸报受到封建帝王的空前重视, 邸报对官场政治生态的影响也尤为突出, 而随着邸报发行量的增大, 发行范围的增广, 尤其是邸报在民间一定程度的流通, 让邸报的影响力由官场逐渐扩散到了民间, 因此邸报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也比以前历朝更为直接和深远。笔者就试图以《辽海丹忠录》为主要文本,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考察明朝邸报对明朝时事小说创作过程及艺术风格的影响。

1 明朝邸报形成的舆论场激发文人们对时事小说的创作热情

《辽海丹忠录》的主人公毛文龙是明朝后期辽东战争中的重要将领, 也是一位在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 在他的领导下形成了联络朝鲜、搔扰后金的一支重要力量。崇祯二年六月, 辽东督师袁崇焕诉毛文

龙雄踞海外,跋扈不受朝廷节制,且冒功冒饷,并有私通外夷之迹等十二大罪,请尚方剑诛毛文龙于双岛(今旅顺附近)。同年十月,清兵自大安口入,直逼京师,时论以为此乃毛文龙被杀后失却牵制所致,袁崇焕不该擅杀毛文龙,世人遂目毛文龙为国家英雄。《辽海丹忠录》正在此种背景下写成的,书中把毛文龙塑造为一位智勇双全、精忠报国的一代名将,和时人为毛文龙鸣冤报不平的舆论一致。反映民心、引导舆论并非《辽海丹忠录》所特有,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明清时事小说中普遍存在。而时事小说所表现出的文人对社会舆论的高度重视与快速反应固然离不开中国文人特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使然,但这种重视程度与反应速度的空前性更离不开明朝邸报的发展所形成的舆论环境。

首先,明朝邸报在朝野中形成了空前强大的舆论场。“所谓舆论场,是指包含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2]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都深谙舆论的重要性,也都有一系列的了解舆论、控制舆论的政治工具,邸报就是其中之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加重视信息的上情下达和对舆论的控制,为此明朝设立了由皇帝亲自掌握的通政司来管理邸报,将皇帝认为可以在朝野内公开传播的圣旨、奏章等官方文书整理编撰、抄传发行,其传播的时效性、内容的广泛性都超过了前朝。亲自掌控通政司使皇帝更全面地了解国家社会的各方面情况,另一方面也便于朝廷各官员通过邸报知晓朝廷大事、官场动态。明朝不少权臣重宦都试图控制或干预本由皇帝亲自掌管的通政司。譬如,明嘉靖年间的权相严嵩派自己的义子赵文华任通政使,以便“劾书至,可预为计”;天启年间的大宦官魏忠贤也把持了通政司,把不利于自己的奏章卡住不放;万历年间的权臣张居正也一度利用权势控制通政司,规定凡上报奏章,每份抄为二册,一册送内阁,一册送六科^[3]。更有甚至以防止泄密等理由企图取缔邸报,《典故纪闻》中言:“章奏既得旨,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传报,使知朝政。自成化时,汪直用事,其党千户吴绶以为漏泄机密,请禁之。后之奸人恐不变己私,遂往往禁诸传报者,然卒未有不传,亦可笑矣。”^[4]汪直等人取缔邸报以保护朝廷机密为假,摆脱邸报的舆论束缚才为实。由此可见,邸报已成为明朝时期朝廷官员政治舆论场的中心,谁控制了通政司,控制了邸报的信息源,谁就获得了官场竞争中的有利席位。权臣重宦试图控制通政司以控制邸报的信息来源来左右舆论,而普通的官员则收集邸报上对自己

有利的信息以营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毛文龙就是一例证,早在天启三年,毛文龙在世时,其门客汪汝淳即撰有《毛大将军海上情形》,颂扬毛文龙的功迹。毛文龙被杀后,其子毛承斗于当年汇辑毛文龙所上并刊于邸报的疏揭塘报等文献,题名《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意在引导舆论,为父辨冤。

其次,明朝邸报发行的增广将这种舆论场扩散到了民间。宋朝的官报由进奏院抄发,通过驿站直接发行于全国各级官吏。明朝邸报由通政司发抄成文后,由各巡抚及总兵的提塘官抄送。提塘从六科抄得邸报后,由快马送省府、交巡抚、总兵等省级长官;省级以下的各府则另雇人在京抄报转录若干份,由驿站递送^[5]。除了朝廷内部的层层传递外,明朝邸报还通过多种方式流向民间。一种方式是通过朝廷官吏与自己亲朋好友间邮寄和借阅的方式向民间传递。比如《徐光启集》有载:“邸报附上,经略疏言四路进兵,此法大谬。”^[6]《震川先生集》有云:“昨自京口渡江,即从六合行,十二日已抵郭外,寓报国寺。……方得邸报,适有人东还,附上,亦私心之喜也。”^[7]到了明朝末期,邸报还可以通过民间报房抄传的方式向民间开放,这种邸报的翻版统称为《京报》。由此,明朝的邸报开始打破了朝廷内部流通的界限,越来越多的官场外的文人墨客都成为了邸报的读者。比如,明代大学者谈迁在《北游录·上吴骏太史公书》云:“而事之先后不悉,人之本末未详,间见邸钞,要归断烂,凡在近要,非草野所能窥一二也。”^[8]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说:“臣祖父某,盖古所谓隐君子也。……年七十余矣,足不出户,然犹日夜念庙堂不置。阅邸报,辄手录成帙。”^[9]从此可以看出,邸报是明朝很多身在朝廷之外的文人经常阅读的精神食粮,是他们了解朝政、感怀民生的重要窗口。正是有了邸报这个更加便捷与直接的窗口与桥梁,明朝官场内声势浩大的舆论场延伸到了官场外,把那些关怀天下、心系朝政的文人学者也唤入其中。陆人龙在《辽海丹忠录》第十三回写道:“做官的处事,不可雷同,随人脚跟;更不可不和衷,各生意见。初时偶然各见一是非,后来毕竟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加以固执之意气,又佐以党护之友朋,如冰炭之不可合,如水火之必相制。却不知我所争者,恐误国事,奈何反至因争而误国乎!”陆人龙对明朝党争误国的透析可谓发人深省,若没有邸报这一普通文人了解朝政的窗口,想必未亲身经历过官场斗争的陆人龙不会有这么精彩而深刻的见解。

由此可见,比前朝信息量更大、传播范围更广的

明朝邸报促使了舆论场的强大。耳闻目睹舆论中的时政大事,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下层文人们也不甘置身事外,他们提笔著述,通过戏剧和小说等在当时被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去传播舆论、引导舆论,以籍此达成对朝中事物的参与感,一定程度实现文人的入世理想。以毛文龙被袁崇焕所杀一事为例,陆人龙著《辽海丹忠录》并未署真名,而题为“平原孤愤生戏草 铁崖热肠人偶评”,由此可见他写此小说并非出于私交或同乡之谊为毛文龙歌功辩冤,而是出于公心,如书中《序》所言:“议论发抒其经纬,好恶一本于大公”。陆人龙提笔著此书之时,舆论已经偏向毛文龙,加之崇祯帝受清反间,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于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逮袁崇焕下狱。崇祯三年(1630年)即《辽海丹忠录》刊行当年的八月,袁崇焕被处磔刑。毛文龙与袁崇焕孰忠孰奸,谁才是真的蒙冤者,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毛文龙的死与朝廷内部的非议有关,而袁崇焕的死则是朝中舆论和民间舆论交互的结果。

2 明朝邸报提供时事小说创作素材

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常常反映在各种文学作品之中,但不管是针砭时弊的诗歌还是借古讽今的历史小说,都不如时事小说那样直叩时代的脉搏。这一方面受舆论环境的限制,一方面也受创作素材的限制,因此时事小说问世前的大多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取材不是来自创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就是来自各种历史书籍和传说,这些作品不是缺乏对时代背景的整体性反映,就是缺乏对当下的具体写照。而明朝中后期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不仅激发了文人们关注当下的创作动机,而且他们可以通过邸报获取到丰富的讯息,所以邸报还为时事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新闻史学者尹韵公根据相对完整的存世邸报抄本《万历邸钞》和《弘光实录钞》对明朝邸报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大致有皇帝活动、皇室动态、皇帝诏谕、皇恩浩荡、擢黜官员、章奏与参劾、经济报道、教育报道、军事报道、社会动乱、外交往来、灾异现象、社会新闻、评论等十几个方面,邸报可谓是明朝政治与社会生活最全面的记录者。而明朝的时事小说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邸报。比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作者即陆人龙的兄长陆云龙在《凡例》中说:“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可见,小说中有些素材直接来自于邸报。《辽海丹忠录》的创作素材大多来自于《东江疏揭塘报节

抄》,相当于间接取材于邸报^[10]。小说第六回文末云:“意味实心任事,乃蒙刚愎之名,尝读其奏疏书牒,令人泪落。”如果没有邸报,布衣文人陆人龙显然是不可能读到相关奏疏的。

有了邸报这个重要的信息源,时事小说在取材上形成了独特的取材特征。首先是取材的真实性。选取真人真事是时事小说取材的第一要义,株宏在《自知录》中有关于利用小说戏曲或揭帖等公开形式传播信息的告诫:“递送揭帖发人恶迹;半实半虚者,为二十过;全虚者为五十过;言言皆实,而出自公心,为民除害者,非过。”^[11]可见,明朝百姓对真相实情的偏好与渴求丝毫不亚于今人。邸报所载圣旨、奏疏、塘报等内容都为官方的第一手资料,其权威度与真实度自然是民间轶闻、小道消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邸报作为时事小说的一大创作来源大大提高了时事小说的真实性。当然明朝邸报也有其局限性,这对时事小说的取材真实度有一些限制。这主要是因为明朝邸报的传播虽由较为封闭的、仅面向朝野内部的组织传播扩散到面向社会的大众传播,但其公开性和广泛性还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很多文人只能间接地取材于部分邸报信息,难免会有失偏颇。另外,邸报自身内容的真实性是有限度的,虽然明朝邸报传播过程中有皇帝和通政司官员作为其把关人,但把关人只负责内容的时宜性,而不负责审核传播内容的真实性。这些都一定程度限制了时事小说的真实性,后人就对《辽海丹忠录》内容的真实与否有诸多质疑,但质疑主要针对毛文龙的具体功过,小说中反映的明朝与后金争战的社会背景是基本符合历史的,书中内容无疑在当时是时政信息、社会舆论的反映。其次是取材的重大性。时事小说写魏忠贤祸国殃民的作品有《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梏机闲评》等;反映辽东战事的作品有《辽东传》、《辽海丹忠录》、《近报丛谭平虏传》、《陆沉纪事》、《鸱记》、《东隅恨事》、《镇海春秋》等;描写李自成起义的作品有《剿闯通俗小说》、《定鼎奇闻》、《铁冠图全传》、《末明忠烈奇书演传》等;写东南事件,反映江南人民抗金斗争的作品有《七峰遗编》、《海角遗编》、《甲申痛史》、《殷顽志》、《沙溪妖乱志》、《鲸鲵录》、《前后十叛王记》、《毗舍耶小劫记》、《平台记》、《江阴城守记》等^[13]。小说所描写、反映的这些事件都是当时关乎国家命运、朝政发展和黎民百姓的大事,恰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所言:“动观政务事系章疏”。正是取材的重大性让时事小说把握住了时代的强音。再次是选材的时

效性。时事小说不仅反映当时国家的重大事件,而且对这些时事的反应速度之快也是其他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比如,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以十二大罪状为由杀死毛文龙,第二年八月袁崇焕被处死前《辽海丹忠录》便成书刊行了,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再如,魏忠贤阉党覆灭后不到一年时间便有三部揭其奸恶的小说问世,其中《警世阴阳梦》从所写事件结束到成书只有五个月时间。写李自成攻陷北都及清兵入关事的《剿闯通俗演义》,书创作完成时,明廷与清兵仍在追剿起义军,南明弘光政权尚存,从所写事件结束到书出版还不到五个月。如果没有了邸报这个相对及时的信息来源,时事小说不可能达到选材的时效性,更不可能实现传播作品的时效性。邸报让小说创作在取材上可以集真实性、重大性、时效性于一体,这是现代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也正是时事小说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开创性之一。

3 明朝邸报影响时事小说创作风格

如果说邸报是中下层文人了解国家朝政及社会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那么时事小说就是普通百姓了解重大时事的一个主要渠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小说是邸报的延伸,邸报基本上是以编年体的方式对政治事物进行简要的报道,而小说则可能对特定事件、人物作全面、深刻的描绘,而且其读者范围除士绅阶层外,可能更延及一般社会大众。”^[13]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个联系朝政与百姓的舞台,时事小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它们比邸报更加重视传播的效果,于是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首先,《辽海丹忠录》有较强的纪实性以求传播的信度。作为小说,《辽海丹忠录》有小说固有的一些文学虚构和艺术加工的成分,但比起其他类型的小说,它的纪实性远高于文学性。在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中,真实可信是新闻传播的第一生命,所以真实客观不仅是取材的第一要义,也是新闻稿件写作的选择。引用具有权威性的材料交待新闻事实是提高现代新闻报道可信度的常用手法。《辽海丹忠录》的纪实性首先表现在对具有较高权威性材料的大量引用,具体包括塘报、奏疏、圣旨、会议记录等官方材料。譬如该书第十四回,作者把内阁叶台山、翰林董思白、王经略等人向皇帝推荐毛文龙的奏疏几乎全文引用,这样长篇幅的引用在其他章回也有不少。大段文书的引用虽然在一定程度消减了小说的生动性和形象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增强了小说的纪实性,从而提高了它的可信度。这样的表现手

法与其说是创作者接近现代新闻理念的超前意识使然,不如说是邸报给他们的经验。因为文人们把直接或间接从邸报中获取的这些材料视为珍宝,所以他们认为普通百姓对这些材料也有强烈的渴求,或许在今人看来是粗糙的材料堆砌,在当时却是洛阳纸贵。另外,在现存邸报抄本中,也有一些报道的手法与现代新闻写作理念不谋而合,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用数据对事实进行说明例证。譬如,《万历邸钞》第153页的一则军事报道记:

蓟辽总督周咏报捷,李成梁当东虏入犯辽沈地方,窃掠出境,离边一百余里,袭至阿台贼寨,官兵奋勇攻击,在阵斩级二千三百三十二颗,我军被伤一千五百余人,阵亡五十余人^[14]。

这则信息用具体的数据对该战役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人员伤亡情况做了概括却又精准的报道。再如《万历邸钞》对有关抄没张居正家产的记载:

刑部查居正在京庄房值一万六百七十两。刑侍左舜查居正原住宅内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两,金首饰九百余两,银器五千二百余两,银首饰一百余两,玉带十六条,蟒衣、绉缎、纱罗、珍珠、玛瑙、宝石、玳瑁、琥珀,尚未的据。又,张敬修惧缢死。鲁省吾、王篆、傅作舟、高志进寄银二十余万两^[15]。

这些翔实的数据比任何鲜活的形容和比喻辞令更令人震撼。《辽海丹忠录》也常常使用数据来说明战备、战事和战果之情况。比如书中第十五回记载分屯驻势联合之策略。

旅顺东距三山岛二百里,请以辽兵二千,水兵船只七十号,用经略标下练兵都司陈大韶,以旅顺南营游击职衔居之,从岛入守旅顺,则登津朝鲜之水路通矣。三山岛东距广鹿岛二百里,请以辽兵二千,水兵船五十余号,用经略标下练兵都司王学易,以旅顺北营游击职衔居之,从岛入守金州,仍令陈大韶应援,则彼此牵制有率然之势矣。广鹿东距长山岛五十余里,请以辽兵二千,水兵船五十号,用经略札委练兵游击宋鹏举,以复州参将职衔居之,从岛入守复州,则断奴酋之左臂矣。长山东距石城二百余里,请以辽兵二千,水兵船五十余号,用经略标下参谋都司刘可伸,以海州参将居之,入守海州。石城相近小松岛,请以辽兵千余,水兵船二十余号,用经略札委加衔都司林茂春,署盖州备御事,入守盖州,即命刘可伸为之应援。石城东距丽岛二百余里,请以辽兵千人,船二十余号,用巡抚委守备程攸,以岫岩备御居之,入守岫岩。丽岛东距鲜镇宽二百里,即用经略札

委镇江练兵游击张忠、札委练兵都司署暖阳守备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鲜镇宽暖间,以相机直入奴寨。

这一段文字用数据简洁明了地交待了地理信息和战备策略。再如《辽海丹忠录》第二十回用数据来说明战果。

毛帅见前面林木茂盛,恐有伏兵,传令收军。只见部下纷纷来报功:中军游击王三荐,斩首十四级。游击王承鸾,斩首五级。前军游击马应魁,斩首六级。后军都司杜贵,斩首五极,生擒一名。左翼参将陈继盛,斩首七级。游击王甫,斩首十五级。右翼游击毛承禄,斩首十五级,生擒三名。都司张魁,斩首三级。从征镇江游击尤景和,斩首三十五级。宽奠参将易承惠,斩首十级。阳游击曲承恩,斩首三级。都司沈世魁,斩首三级。守备武学,斩首三级。江淮参将许日省,斩首三级。游击朱家龙,斩首二级。共斩首一百二十九级,生擒四名。”

虽然从文学性的角度说,罗列数字并非上策,但这些具体的人名和数据却是当时老百姓了解辽东战战的重要信息。

其次,《辽海丹忠录》有较多的评论以求传播的力度。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观点的传播无疑是加速器和催化剂,巧用评论去吸引读者也是以《辽海丹忠录》为代表的时事小说的一大特色。《辽海丹忠录》每章回末几乎都有作者的评论,这些评论不仅在全书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修饰作用,而且大大增加了小说引导舆论的力度。第一,书中评论立场比较公正,立场公正的观点才能引人赞同。如前引述,陆人龙著此书是为了公心,他的议论不代表毛文龙同乡的立场,也不代表明朝的官方立场,而是尽量代表民心。书中议论有表达对骁勇善战的将士的钦佩的,如“所以一网皆收,牛毛再举,直出不意,皆奇兵也”,有对贪生怕死之臣进行痛斥的,如“战有战气,聊以免罪,气先馁矣,何得不败!”这些都是渴望太平的黎民百姓的心声。书中评论不仅讴歌丹忠,斥责奸雄,更关心国家的命运,敢于对官场的一些歪风邪气进行批评,如“由来文士薄武臣如奴,武人视文士如仇,不意有翦拂文士如此者,培植国家元气多矣。不然唯急军士抚辽民,不复加意,不几于委群士为贼用乎!”第二,书中评论认识深刻,切中肯綮,有见地的观点才更有说服力。陆人龙对辽东战局有比较宏观而深入的原因剖析:“辽事垂成而败者四:四路极将之宿、兵之锐,而败于迂;辽沈已有可固之势,而败于疏;广宁败于不和,而东江又蹈之。”对于朝政弊端

的分析也很精辟,比如前文提到的对党争误国、文臣武官相轻等现象的评析。第三,书中评论不乏对时政的尖锐斥责,大胆犀利的语言更易让人印象深刻。有一些评论直抒胸臆,畅快淋漓,如“天下多如马秀才,青衿真秽府矣,恨,恨!”有一些评论言语泼辣,如“欲缚王抚之人,正王抚所用之人。人之不知,能知时知势,谬云战乎!一笑。”更有一些矛头直指明朝政府的大胆评论,比如在点评辽军多有叛逃之官时,陆人龙哀叹:“中国有叛将逃官,而金台失、白羊骨能死,是中国不如夷也。”

再次,《辽海丹忠录》叙述文字倾向通俗白话以求传播的广度。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小说比其他文学形式更具亲和力,所以为了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更快地了解时事、时议,时事小说的创造者都秉承了小说通俗性的写作风格。比如《辽海丹忠录》第十三回有一段关于广宁城乱民开门降贼的精彩描写:

赶上城门,又遇一起乱民,拦住城门,抢劫百姓,不能行走。王抚从人吆喝道:“都爷来,要他让路!”不期一个乱民道:“是都爷,正要拿去请功!”就劈脸一棒打来。一个家人来救时,王抚不伤,这家人打得血流满面。

这一段人物对白和动作的描写几近口语化,读起来流畅自然。

4 结 语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考察,明朝的时事小说可谓是邸报在普通民众中的延伸,起到了传播时政信息和引导民众舆论的社会作用,这既是时事小说创作者的主观目的,也是时事小说起到的客观效果。关注明朝邸报与时事小说之联系,有助重新审视和发现时事小说在文学史上和新闻史上的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

- [1]《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辽海丹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2]刘建明.舆论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64.
- [3]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8-29.
- [4]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5[M].北京:中华书局,1997:275-276.
- [5]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19-20.
- [6]归有光,周本淳.震川先生集:卷8[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95.

- [7] 徐光启. 徐光启集[M]. 王重民, 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459.
- [8] 尹韵公. 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19.
- [9] 顾炎武. 顾亭林诗文集[M]. 台北: 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4: 155.
- [10] 顾克勇. 《辽海丹忠录》的材料来源及创作特色[G]// 明代文学论集.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560.
- [11] 沙门祿宏. 明嘉兴大藏经: 第32册[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2: 685.
- [12] 顾克勇, 王定云. 情与理的困惑选择: 论时事小说的创作特色[J].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6): 102-106.
- [13] 王宏泰. 明清的资讯传播、社会想像与公众社会[J]. 明代研究, 2009(6): 41-92.
- [14] 《万历邸钞》[M]. 台北: 台湾古亭书屋, 1968 影印: 153.
- [15] 《万历邸钞》[M]. 台北: 台湾古亭书屋, 1968 影印: 245-246.

Transmit Inform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Discussion on Influence of Tipao in Ming Dynasty on Current Affair Novel *Loyal Heroes in the East Liao Campaign*

TANG Ya-lei, GU Ke-yong

(School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Current affair novel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is a unique landscap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 emergence of current affair novel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Tipao in Ming Dynasty has played an extraordinary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s transmission, current affair novel in Ming Dynasty is an extension of Tipao among common people, which ha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ransmitting current political information and guiding public opinions. This is the subjective purpose of creators of current affair novel and its unique artistic style.

Key words: Tipao; current affair novel; public opinion; *Loyal Heroes in the East Liao Campaign*

(责任编辑: 马春晓)